# 魏書

二

# 孝文五王列傳第十　魏書二十二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恌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

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為立名恂
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
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
入見誡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
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
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
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
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
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為定及恂入辭高祖

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

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

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

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
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
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
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爲愉娶
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
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愉年十三四
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
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愉旦出省經傳食
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

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書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爲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

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荅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逆産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彊令爲尼於内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

賔客嚴懷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
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
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
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
自以職求侍要既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
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
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
密疏云高肇謀殺害主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
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

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鏁縶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

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
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躭淫酒色孝莊時特封
南陽王從出帝沒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
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
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
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
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

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决割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

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録囚人君之事令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王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還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

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乂所

疾乂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乂旨告懌謀反禁
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
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
録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乂與劉騰
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
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
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
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 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

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俶儻難測悅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荅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之屬時輕與出採芝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勑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伏床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

斷令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爲元乂所害悦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乂大喜以悦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闕）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悦爲大剉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尒朱榮舉兵向

洛既憶入間疑俄而聞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立爲魏主号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獻武王既誅榮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孝文五王列傳第十　　魏書二十二

# 列傳第十一　魏書二十三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嬴公司馬騰

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
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
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
治國御眾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光純靈智
深謀遠窮幽極明治則清斷沉浮得情仁如春
陽威若秋零彊不凌弱隱恤孤㷀道教仁行化
而不刑國無姦盜路有頌聲自西訖東變化無
形威武所向下無交兵南壹王室北服丁零招
諭六狄咸來歸誠超前絕後致此有成奉承晉

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
離其殃歲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
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
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遘隙棄親求疏乃招暴
類屠各匈奴劉淵姦賊結黨同呼敢擊并土殺
害無辜殘破狼籍城邑丘墟交刃千里長虵塞
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
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
規略超遠時逢多難懼損皇祀欲引兵駕獫狁

孔熾造設權策濟難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
髙筭獨斷決謀盟意爰命外國引軍内備簡賢
選士命玆良使遣參軍壹倫牙門中行嘉義陽
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至晉陽
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在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
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
昔桓文匡佐功著周室顯名載籍列賞備物大
衆迴動熈同靈集興軍百萬期不經日兄弟齊
契決勝廟筭鼓譟南征平夷險難又云二帝到

鎮言若合符引接款密信義不渝會盟沿策銘篆丹書永世奉承慎終如初契誓命將精銳先驅南救涅縣東解壽陽窘迫之邑幽而復光太原西河樂平上黨遽遭寇暴白骨交橫羯賊肆虐六郡凋傷群惡相應圖及華堂旌旗輕指羯黨破喪遺騎十萬前臨淇漳鄴遂振潰凶逆奔亡軍據州南曜鋒太行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攘於是曜武振旅而旋長路匪夷出入經年毫毛不犯百

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域奔救內
患棄家憂國以危易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
天順人恩德素宣和戎靜朔危邦復存又云非
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爲異端回動大
衆感公之言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升平之日納
貢充蕃憑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
延年三十有九以永興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
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歔欷
悲痛煩冤載號載呼舉國崩絕攀援靡訴遠

近齊軌奔赴梓廬人百其身盈塞門塗高山其穨茂林凋枯仰訴造化痛延悲夫又云桓帝忠於晉室駿奔長衢隆冬凄凄四出行誅蒙犯霜雪疹入脉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勤事經勳同模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北哀悼祭以豐厨考行論勳謚曰義烈功施於人祀典所說又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絶荒服是賴祚存不輟金龜簫鼓軺蓋殊制 反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域嘉歎北國感榮各竭其忠思揚休名刊石紀功圖

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于後没有餘靈長存不朽延於億齡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羯胡因釁敢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夷險阻存亡繼絶一州蒙祐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勳攘大患六郡無闕悉之來由功而存刋石勒銘垂示後昆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

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録於傳桓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懃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泥段繁並信義將軍都亭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

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畫晉并州從事既與衞操俱入國桓帝壯其膂力並以爲將常隨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難也表晉列其勳效皆拜將軍雄連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衞操卒後俱爲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澹並爲羣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恐無

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衆而叛琨聞之大悅率數百騎馳如平城撫納之會石勒攻琨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以得雄澹之衆欲因其銳以滅石勒雄澹諫曰亂民飢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釁而動琨不從使雄澹率衆討勒琨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澹戰澹大敗率騎千餘奔于代郡勒遣孔萇追滅之

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万劉琨
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往來國中穆
帝愛其才器善待之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
於琨琨遣入國含心不願琨諭之曰當今胡
寇滔天泯滅諸夏百姓流離死亡塗地主上幽
執沉溺醜虜唯此一州介在群胡之閒以吾薄
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傾身竭寶長
子遠質覬滅殘賊報雪大恥卿爲忠節亦是奮
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忘出身之大

益入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含乃
入代參國官後琨徙五縣之民於陘南含家獨
留含甚爲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
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或
音訛謂之莫回城云
子顯知名於時昭成世爲左常侍
顯子題亦有策謀太祖使題與將軍王建等三
軍討慕容寶廣甯太守劉亢渥斬之徙亢渥部
落于平城寶上谷太守驎捐郡逃走太祖追討

題爲大將別出東道以功賜爵東宛侯及還京師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後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怠賜死

題弟雲好學善射太祖時常典選曹轉給事中以功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常參軍國謀議世祖之尅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

爵安定公加平西將軍後遷鎮西大將軍時初并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神䴥中卒謚曰敬公

劉庫仁本字沒根劉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爽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太祖及衛秦

三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
廢易節撫納離散恩信甚彰苻堅進庫仁廣武
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諸侯處衛辰在庫仁之
下衛辰怒殺堅五原太守而叛攻庫仁西部庫
仁又伐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
妻子盡收其衆庫仁西征庫狄部大獲畜產徙
其部落置之桑乾川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
其資送庫仁又詣堅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
垂圍苻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

永于薊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妻兄公孫希率
騎三千助永擊規大破之阬規降卒五千餘人
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
破規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
於繁畤先是慕容文等當從長安遁依庫仁部
常思東歸其計無由至是役也知人不樂文等
乃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廐文執殺
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自唐城走
於丁零

庫仁弟眷繼攝國事曰部大人絜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苻堅并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別帥肺渥于意親山破之獲牛羊數十万頭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爲意其後從牧于牛川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羅辰奔太祖事在外戚傳

顯本名醜伐既殺眷代立又欲謀逆語在太祖
紀太祖即位顯自善無南走馬邑族人奴眞領
部來附奴眞兄犍先居賀蘭部至是奴眞請
召犍而讓部焉太祖義而許之犍既領部自以久
託賀訥德之乃使弟去斤遺之金馬訥弟染干
因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
去斤請之奴真奴眞曰父爲國家附臣世效忠
貞我志全名節是故推讓今汝等無狀乃欲叛
主懷貳於是殺犍及去斤染干聞其殺兄率騎

討之奴眞懼徙部來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責止涂干奴眞感恩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後太祖討顯于馬邑追至弥澤大破之衛辰與慕容垂通好送馬三千疋於垂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掠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討之顯奔馬邑西山麟輕騎追之遂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顯弟亢渥事在皇后傳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

展操含託身馳騖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

列傳第十一　　魏書二十三

[illegible]

列傳第十二　魏書二十四

燕鳳　許謙

張袞　崔玄伯

鄧淵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與語大悅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决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苻

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寛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彊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万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万馬百万疋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

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太祖將遷長安鳳以太祖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

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爲尋東還太祖即
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
重太宗世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
議朝政世祖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
軍神䴥元年卒
子才襲散騎常侍平遠將軍卒
子元孫襲官至博陵太守卒
子世宗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

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隷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從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遺秉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

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摠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令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悅賜謙爵關內侯重遣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

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禄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

子洛陽襲從征慕容寶爲冠軍司馬後爲祁令太宗追録謙功以洛陽爲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

生嘉禾皆異龍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鎮南將軍出爲明壘鎮將居八年卒謚曰恭子寄生襲爵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洛陽弟安国中山太守

安国弟安都廣甯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謚曰烈

子白虎襲爵爲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

卓昌黎太守袞初爲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
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太祖征蠕
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
太祖曰今賊遠粮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
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
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床山下
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
日粮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
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

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遠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太祖曰顯

志大意高希兾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吴不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揔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遂命羣官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爲峰以記功德命袞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

以爲宜嬴師卷甲以侈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
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
中山袞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
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
宜昔酈生一說田横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
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
太祖從之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
奔和龍既尅中山聽入八議拜袞奮武將軍幽
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袞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

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荅司馬德宗將郗恢書失旨黜袞為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始以有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袞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為逆崔逞荅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

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塡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寔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睿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

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
城郢荀偃辭唅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
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後世
祖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曰文
康公
子温外都大官廣甯太守卒
子貳興昌黎太守
温弟楷州主簿
子誕有學尚性尤雅直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

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褒次子度少有志尚襲爵臨渭侯上谷太守入爲武昌王師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𮕧城鎮都大將又轉和龍鎮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爲中都大官卒贈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謚康侯

子陵襲爵後爲赤城典作都將卒

子狀襲爲中散卒

子法襲太和中例降爲伯世宗時除懷荒鎮金
城戍將
陵弟延散騎常侍左將軍庫部尚書賜爵永寧
侯
延弟孫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
聞而嘉之長而好學博通敏於當世高宗初除
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預幾密後
蠕蠕犯塞顯祖引見群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
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待重固

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粮無繼運以吕量之自退不久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蹤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安於近毒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鑾輿親動賊必望塵崩散寧容御拌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顯祖從之遂大破虜衆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顯祖詔

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
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
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曰伏見
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
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
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幾讚
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
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
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

已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
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辯如臣愚量
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禄酬廉首去亂羣
常刑無赦茍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朞月可望刑
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太和初懷州民
伊祁茍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
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
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
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轘

裂誅盡合城無辜柰何極辟不誣十室而况一
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滛刑濫及殺忠與仁
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
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爵禮止迅烈之
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
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彊楚願不以人廢言留
神省察太后從之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尚書太
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疋粟三千石遣侍御史
營護喪事冊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諡

曰簡
長子倫字天念年十餘歲入侍左右稍遷護軍
長史員外常侍轉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
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
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
曰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
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
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
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

而綏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劒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職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此徃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未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我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魯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

彊儻卽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踈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憑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爲不願

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
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須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
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
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
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
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大羊則當命
辛李之將勤衛霍之師蕩定雲沙埽清逋孽飲
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
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甲養民務

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禮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瞰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出爲後將軍肆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大中正孝

莊初遷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卒官
倫弟恩奉朝請員外郎
白澤弟庫瀛州刺史宜陽侯
庫長子蘭累遷龍驤將軍行光州事
蘭弟修虎都牧駕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
少卿奉使柔玄察民疾苦遷平北將軍燕州刺
史
度弟太平西將軍荊州刺史俎陽侯
太弟那寧遠將軍雍城鎮將

崔玄伯清河東武人城也名犯高祖廟諱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左長史關內侯父潛仕慕容暐爲黃門侍郎並有才學之稱玄伯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爲賔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爲征東功曹太原郝軒世名知人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

未有也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縶郝軒歎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摇之勢而與鷃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内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群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太祖征慕容寶次於常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衮對揔機要草創制度時司

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
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
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
德既隆万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
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
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
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彊
楚故遂以漢爲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
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

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太祖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太祖善之及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揔而裁

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毋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爲之踰甚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謟諛苟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

怒玄伯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太祖曾引玄伯講
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
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于賓附之
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
賜玄伯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
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太祖崩太宗未即位
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
伯獨不受太宗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訪問
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已下咸

愧焉詔遣使者巡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
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按之太宗稱其平當
又詔玄伯與長孫嵩等坐朝堂決刑獄太宗以
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
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
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太宗乃
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
元屈等問曰前以凶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
宰失於綏撫令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

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神瑞初詔玄伯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万機事并州胡數万家南

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
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
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旣盛秋不可為
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
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
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
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
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
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

宗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
常三年夏玄伯病篤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觀
就受遺言更遣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及卒下詔
痛惜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
俊故事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
外盡令拜送太和中高祖追録先朝功臣以玄
伯配饗廟庭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
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
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

法鍾繇悅法衞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
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
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特盡
精巧而不見遺迹子浩襲爵別有傳
次子簡字沖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太
祖初歷位中書侍郎征虜將軍爵五等侯參著
作事卒
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歷給事中賜爵繹幕子
出爲上黨太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進爵陽武

侯坐浩伏誅始玄伯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勅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集始玄伯父潜爲兄渾誅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至今將二百載寳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潜書謂爲

過於已也
玄伯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演俱知
名初徵相州別駕中書侍郎稍遷祕書監賜爵
貝丘侯加龍驤將軍樂安王範鎮長安世祖以
範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險多變乃選忠清舊德
之士與範俱鎮以徽為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
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
濟南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
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

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眞君四年卒謚曰元
公士類無不歎惜時清河崔寬字景仁祖彤
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暠父
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吾所庶幾及世祖西巡剖乃總率
同義使寬送款世祖嘉之拜寬威遠將軍岐
陽令賜爵沂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
徵剖詣京師未至病卒高宗以剖誠著先朝
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涼州刺史武陵公謚

曰元寬還京拜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安國子
未幾出爲弘農太守初寬之通款也見司徒浩
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
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
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
陵公鎮西將軍拜陝城鎮西將崤地嶮民多寇
刼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
傾衿待遇不逆微細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
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民寬善撫納

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
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
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爲能政及解鎮還京
民多追戀詣闕上章者三百餘人書奏高祖嘉
之延興二年卒年六十三遺命薄葬斂以時服
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
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
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沖李元愷程駿等
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

善折獄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遷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為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以本將軍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脩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十二年卒年五十四贈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本將軍冀州刺史帛一千匹穀一千斛謚曰惠公衡有五子

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侯自謁者僕射出

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
坐免官世宗初爲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爲黄
門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
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
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齊郡侯拜龍驤將
軍中散大夫孝昌中趙郡太守卒
敞弟鍾字公禄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
歷尚書郎國子博士司徒右長史征北將軍金
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貪其財物

誣敵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緒辭訴累歲人士
嫉之尒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朏好學有文才歷治書侍御史京兆王愉録事
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衡弟恕尚書郎又有崔模字思範魏中尉崔
琰兄霸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叔父整
廣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爲劉裕
滎陽太守戍虎牢神䴥中平滑臺模歸
降後賜爵武陵男加寧遠將軍始模在

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
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間
託關境規贖模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
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
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
曰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為尒取一人
使名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謨謨劉義隆東郡
太守與朱脩之守滑臺神䴥中被執入國俱得
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

江外靈度刑爲閹人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頗爲崔浩輕侮而守志確然不爲浩屈與崔賾相親往來如家和平中卒皇興初㓜度隨慕容白曜爲將時李柔爲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軍㓜度亦豫令左右覘迎之而差互不相值爲亂兵所害初眞君末車駕南克鄒山模兄協子邪利爲劉義隆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於郡邪利二子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

及國家克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青州次恩
累政州主簿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
柳村將攻州城龍成討斬之懷順與冲智子徽
伯等俱奔江外始邪利與二女俱入國一女爲
張氏婦一女爲劉休賓妻生子文華邪利後生
庶子法始邪利亡後妾侮法始庶孽常欲令
文華襲外祖爵臨淄子法始恨忿無所不爲後
懷順歸化迎喪始與法始相見未幾法始得襲
爵傳至孫延族正光中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季柔孫睦正光三年自郁州歸降
模孫景茂冀州別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
男
景茂子彥遂襲武定中北徐州司馬始陸來降
也與高陵張炅郭緼俱至陵蕭寶夤西討開府
西閣祭酒寶夤反陵其黃門侍郎關中平還
洛歷尚書郎定州別駕齊文襄王作相以陵頗
有文學引參賓客終於征南將軍司空長史贈
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顯祖時有崔道固字

季堅琰八世孫也祖瓊慕容垂車騎屬父輯南徙青州爲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劉義隆子駿爲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爲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

寒士至老平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為
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為主簿轉治中後為
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
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
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
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
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
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
為寧朔將軍冀州刺史移鎮歷城劉彧既殺子

業自云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舉兵推立
子業弟子勛子勛敗乃遣表歸誠顯祖以爲安
南將軍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說道固以
爲前將軍徐州刺史復叛受彧命皇興初顯祖
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固築長圍以守之及
白曜攻其城東郭道固面縛請罪表曰臣資生
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單末委授藩任而劉
氏蕭牆內侮懼貽大戮前遣崔啓之奉表歸誠
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佩罔極應奔

闕庭但劉或尋續遣使恕臣百死愚以世奉劉
氏深愆蒙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
求忠於大魏雖曰希生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
迷回孤負天日冒萬死之艱固執拒守僕臣白
曜振曜威靈漸經二載大將臨城以今月十四
日臣東郭失守於臣款或之誠庶可以彰於大
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
皇恩恕臣生命斯實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朽骨
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貸

有苗姬文之宥崇壘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
奉朝旨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徽束骸歸
闕伏聽刑斧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
奏聞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
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
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尋徙
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是時頻歲
不登郡內飢弊道固雖在任積年撫慰未能周
盡是以多有怨叛延興中卒年五十初道固之

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朝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情乃踈略而衆敬每盡慇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不虛也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捺固依依也

子景徽字文叡襲父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出爲青州廣陵王羽征東府司馬大鴻臚少卿出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定

子休纂襲爵

景徽弟景業字文季別有功太和中賜爵昌國子加建威將軍卒子休緒襲爵員外郎

景業弟景淵亦有別功賜爵武城男鷹揚將軍平齊太守卒於郡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白曜之圍歷城也僧祐母明氏弟僧淵並在城內劉彧授僧祐輔國將軍領衆數千與青齊人家口在歷城梁鄒者明同

慶明菩薩等為將佐從淮海揚聲救援將至不其聞道固已敗毋弟入國徘徊不進白曜圍東陽時表請景徽往喻僧祐乃歸降白曜送之在客數載賜爵層城侯與房法壽畢薩諸人皆不穆法壽等訟其歸國無誠拘之歲餘因赦乃釋後坐與沙門法秀謀反伏法

子道寧給事中

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談論勅以白衣

賜講幘入聽于永樂經武殿後以僧淵爲尚書
儀曹郎遷洛之後爲青州中正尋出爲征東大
將軍廣陵王羽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討海戒
於黃郭大破之蕭鸞乃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
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
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
愽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小
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牆矣遂乃開獨
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

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叙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況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巳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疎遍在天下所稱稍蝎殊為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逼於彊

場若論事勢此為實矣計彼主篡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為鄙君子以為恥此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土如第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遥二千心想若對敬遵軌範以資一生令名可揚矣而不能顧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

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
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遠也故非其報今
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即實而言兄之不
變得爲忠乎至於講武爭彊不敵者久矣論安
與危不同者驗矣羣情背去獨留者謬矣願深
察之王晏道絕外交器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
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
豪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決又
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

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
晏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
至長安東盡即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
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中月雲羅必舉賈不及時
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況狂連城矣枚乘有言欲
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於北京身羅
事讒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清舉起崖疑非
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
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跂張

易調易於反掌萬乖情此將運也出除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父之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于青州伯驥與母房氏居于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驎雖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

伯驎自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樂陵太守加中堅將軍後兼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驎率州軍討之於煑棗城為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伯驥為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見害詔贈東海太守

伯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自奉朝請員外郎稍遷鎮遠將軍前將軍數為將帥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單父戰歿

祖龍司空行參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驎訟競嫡庶並以刃劒自衛若怨讎焉

祖螭小字社安麤武有氣力刺史元羅板爲兼統軍率衆討海賊普泰初與張僧皓俱反圍青州介朱仲遠遣將討平之傳首京師

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誦書不驅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僧淵從弟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錢不買

子軌字啓則盜錢百万背和亡走後為儀同開
府鎧曹參軍坐貪汙死於晉陽
玄伯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
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
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
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為後將軍冀州
刺史眞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
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

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内史淵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出爲蒲丘令誅翦姦猾盜賊肅清入爲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從征平陽以功賜爵漢昌子改下博子

加中壘將軍太祖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甞忤旨其從父弟暉爲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旣而恨之時人咸愍惜焉

子穎襲爵爲太學生稍遷中書侍郎世祖詔太常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

万餘驅鹿百餘万詣行在所詔潁爲文銘于漠南以紀功德兼散騎常侍使於劉義隆進爵爲侯加龍驤將軍延和三年從征胡賊白龍還卒於路謚曰文恭

子貽襲爵官至荊州刺史假寧南將軍賜爵南陽公和平中卒

長子良奴襲爵良奴弟侍高祖賜名述歷吏職以貞謹見稱遷中大夫守廷尉少卿出爲建忠將軍齊州刺史初叚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時

太傅元丕出爲并州刺史以述爲太傅長史帶太原太守尋徵爲司空長史卒官詔賜錢十萬布五十匹謚曰貞

長子纂奉朝請累遷中散大夫

纂弟獻奉朝請司空西閤祭酒員外常侍河陰令尋遷鎭遠將軍諫議大夫肅宗末除冠軍將軍頻州刺史建義初聞介朱榮入洛朝士見害遂奔蕭衍

怡弟宗慶以中書學生入爲中散稍遷尚書加

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部宗慶在南部積年多所敷奏州鎮憚之號爲稱職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史徙趙郡公宗慶在州爲民所訟雖訊鞫獲情上下大不相得轉徐州刺史仍本將軍未幾坐妻韓巫蠱伏誅

宗慶子伯忻與父俱死

伯忻子儼逃越得免後歷尚書郎除常山太守轉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持節兼尚書左丞郢州行臺又加撫軍將軍卒贈鎮南將軍荆州刺史

穎弟權從世祖征伐官至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新野侯從征蠕蠕坐法死
弟顥卒於中書侍郎
顥長子靈珍中學生祕書中散卒贈員外散騎常侍
子羨歷中書學生侍御史以明謹見知出爲齊州武昌王征虜長史後李元護之爲齊州仍爲長史帶東魏郡太守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

受民故送遺頗以此爲損中山王英攻義陽羨
爲軍司罷除諫議大夫兼給事黃門侍郎副侍
中游肇爲畿內大使後行貨於録尚書北海王
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荆州事轉征虜將軍郢
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銳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
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後將軍河南尹黃門
如故未拜而靈太后臨朝以元昭爲河南尹羨
仍黃門加平南將軍羨以義陽軍司之勳封安
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羨曲附左右故獲封焉

時幽瀛滄冀大水頻經寇難民飢詔羡兼尚書
假散騎常侍持節詣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神
龜初發疽卒年五十四詔賻帛三百匹朝服一
襲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躋字伯昇頗有意尚秘書郎朝議以羡本
不會山河之賞故不許躋襲躋訴訟久之始聽
紹封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梁州開府長史與
刺史元羅同陷蕭衍卒於江南
子孝緒元象中以躋柩還國興和中襲爵齊受

禪例降
靈珍弟靈奇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
軍賜爵昌國侯爲政清簡有威惠
子恭伯右光禄大夫
史臣曰爲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
多聞昭成致禮和隣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
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冥符張袞
以才策見知草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
伯世家儁偉仍屬權輿揔機任重守正成務禮

從清廟不亦宜乎寛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
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筆禍非其罪
悲哉
列傳第十二　　　　魏書二十四